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 神学四讲

赵紫宸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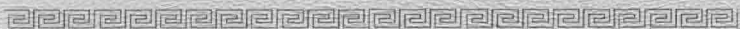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 神学四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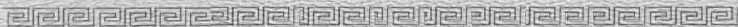
赵紫宸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学四讲 / 赵紫宸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10486-9

I. ①神… II. ①赵… III. ①神学—研究 IV. ①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663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书据商务印书馆

《赵紫宸文集》(第二卷)2004 年版排印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神学四讲

赵紫宸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486-9

---

2014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40 1/32

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½ 插页 1

定价: 12.00 元



赵紫宸  
(1888—1979)

紅樓小住獨懷情，細雨春宵薄暮天。點却帶圍腰，盡瘦慵妝。舞罷却教細語，  
 細語而恰連收了。細敘妙梳妝，樣巧泥柱白勞纖。手春冷，江天無限情懷。溶  
 融落暈春郊濕，立聲煥花廳。春繁鸞印裳，華簪緜髮。蕊露一枕，遼陽客夢碧  
 舞。昨日野遊堪道，聞蝶珠翠富麗。鶯淺衣，唐眉窄唇。玉宵孤燈，到感紫回水  
 架雙雙鳥踏花叢，動綴黃外秀。天鷓履鞋，夜翠袖紅綃。裙輕香墜，山區馬初送蓮  
 簷堤邊，憐憐騎驄。小鬢慵玉立，文弓深久誓同甘。粉雲樹晚風，颯颯送蓮  
 風語。燕傳書捷，報空蟬咽。靜時歸客，送烟山萬點。一燈紅天，遠望迷雲。裏樹  
 半歌清動月明，芙蓉落花繞。送春歸雨，五月榴花映日。鱗片遙起，睡慵慵倚  
 夜瘦柳錢花，褪言浪飛燕。幾時消瘦看血色，羅裙耀朱。卿花粉署風清，暮斜  
 圍腰佩玉，鳴鑿歡痕。鞋尖泥滑，苔衣斜收。拾前庭，整潔為飛斜。暉暉透春陽  
 墟倚驚尊，微醉夜香深。院門封誰叩，風安排中。夜投壺，我曉杖。芳夕生催夕  
 酒舞歸，帳情歡大清。櫻脣不點濃脂，叢融融笑。投丹橘，獨鏡餐英。擷秀乳聽  
 興妙，城傾妾貌。送枕一樹梨花，朝露花水肌。越見清腴，飛釵玉落。香泥燕蟬  
 濃情別後，詐腸裏。豈暮泣，使風銅壺滴夜中。蹤浮擬斷，蓬紅嬌倚鏡。晚妝鏡  
 聯袖共含夕，菊芬。唱細數階前夜，雷驟花影重重。曲欄髮東，開畫欄。允社鏡  
 句薄歡容，愁態香。夜薰香坐擁，重衾醜珠宮。但消春睡，亂散離。玉立廣眺  
 妙玉體，親生光。比反為怕，東風吹送宮竹雨。瓏聰夜闌，堆款春回。畫溫餘開  
 驚寒夜，解衣帶春。獨何當捲，留春商聽得玲玲。清脫雲春，夢裳錦襲香。微  
 弄嫩餘芬，飄揚松愁。香甯任他，飄渺聽小婢頻。搖玉環，掠安符帶羅輕。唾醉  
 餘香未點，餘輕。吹眼西，認不染。織塵笛，一朵紅絨。輕繫鬢，香雲柔髮。玉筍家  
 韻選詩才，絕後先。更牆短竹翠，娟娟弄影。風餘舞，鳳仙鬆。褪羅幃，玉筍家  
 道月兒剛上，青松閣。送君懷舊，人蓬深醉。薄醒餘，睡仙夢。轉路回餘恨。安  
 開何處一聲長笛，留畫紅十年不嫁。遠飄悠，長笛風前。眩蝶殘雲不改，博博妙  
 喜幽居鬱鬱，愁懷屏。豆戒心羞，即為怨寫。寒衾樓上，思夢許下。送愁心願。絕  
 客履頓香眉，倚豆圓。一獨苦良夜，情別蒼秋。山遠烟庭，殘紗窗細。而兵兵重  
 宴誰曉，花容月宮。暖燈傷妾中，腸鍾泣。菝離花墜，晚沉驚一曲。分明帶怨華  
 殘寒夜，羅衾淚濕。塵殘恨返頻，短夢途碎。滴聽殘雨，沉葉難禁。午夜懷清。鍾  
 冬球燈兩地，此心同。薄福愁郎，問達窮前。殿佛燈，秋葉暮相舍。晚寺一聲鐘

作者手迹

## 出版说明

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令国人乱花迷眼。然而,淆乱之中,自有元气淋漓之象。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名家与经典之作。而学术与思想之新变,亦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至今日,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间百家林立、论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息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以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新变,探求中华现代学术之根基。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 目 录

编者按语	1
序	2
创世论	3
成身论	21
救赎论	39
道德论	57
赵紫宸先生学术年表	李维楠 75
超越,踏着伦理的阶梯	唐晓峰 83



## 编者按语\*

本书为赵紫宸先生最晚出版的神学论著,于1948年5月完成。全书四章四万余字,分别论述创造,道成肉身,救赎及道德神学,被作者自喻为其系统神学著作之肇始,但其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再有著述问世,故成为研究作者后期较成熟之神学思想的重要作品。

与作者的早期自由主义神学思想相比较,本书在“基督论”和“救赎论”两章中的观念已有显著的转变,作者不再关注于耶稣的人格性和上帝的道德性拯救,而是肯定了耶稣首先作为一位先存永恒的神的道成肉身,并且极富创见地阐释了基督在世为人的神人两性,以及上帝透过其旨在对人实施救赎所必须的神与人两方面的同一,强调在得救问题上双方的价值与共同努力。而在“道德论”一章中,作者通过对基督之权能与人之归宿的诠释,系统地阐发了建立在上帝启示之上的基督教的道德神学。

本书取自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12月初版,与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5年12月初版进行了互校。

---

\* 此为《赵紫宸文集》(第二卷)编者所加按语。

# 序

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三十周年纪念，邀我讲基督教思潮，我因兴趣所到，选择了神学题目，以相周旋。教会须要有神学，中国的教会须要有中国人自发的神学。这四篇文字，是中国人在神学上的试作，研几未熟，阙误甚多，本不宜遂付割剜。所以不揣鄙陋，即以发表，不过是要起一个头。俗语说，糝糠搓绳起头难。开了始，深望基督教神学界即能施以批评，并且源源地将神学的思想与写作涌出来。

这四篇当然只是涓涓的细流。作者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启示，自有生源，虽细流何妨。四篇俱以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为根基，论创世，成身，救赎，与道德的生活。篇章有限，其中当然不能详论理性与启示的性质与关系，亦不能讲到圣灵，提及三一论，以及教会、将来等等的教理。作者的思想曾受何种影响，曾起何种变化，文中自不能传述，有研究的神学者当可一望而知，不谙神学的读者，望文生义，即不知其中思想的来源，亦没有什么关系。文中不作引征之词，不假参考之书，自说自话，只求合于《圣经》，不求徒事敷陈。刚刚脱稿，作者已自下严切的批评，深致不悛，然而至终不改一字，即以付梓，因其大旨已定，修删是无益的了。上帝若赐予岁月，赐予安恬的心情，则较为有统系的神学书，应可于将来写成；此时起一个头，也就是了。

## 创世论

本书要简单地说明神学上几个重要的问题。未曾阐解之先，我们应当审查我们所用的题材，所持的工具。题材是启示，工具是理性，用理性来解释题材是神学的工作。理性没有题材是不能有作用的，理性本身，不能凭空造出事情作研究的对象，须要有题材的供给。而基督教是宗教，宗教的事实，在基督教方面看，当是超越万有贯彻的上帝。上帝可以尽理性，理性无以穷上帝。上帝若非自己供给题材，宗教上即无有事实，无有题材。由经典的记载，教会史乘的传叙，历代圣众的经验种种方面看来，基督教神学的题材是上帝在基督里有启示。理性就要在这个题材上作工夫，成知解。神学是一种学问。各种学问都有所与，即都有题材，都用理性，即都凭思想去解释所与的题材；理性认定了、接受了题材之后，不再到题材的背后去问为什么有这样的供应。当然，理性可以批评题材，决定其真实与否，一到决定之后，便是作解释。不过神学的题材是启示，启示是信仰所接受的，取来交给理性，命其作解释。题材既为信仰的对象，理性即不能对于题材下一个有无此事的判断。理性若下一个启示实在的判断，至多不过给信仰几个理由，决不能断然地说信仰所接受的启示，一定有或一定无有。理性若否定启示是题材，那末题材既非真实，理性在神学上就没有事可做的了。换句话说，在神学上，理性是为信仰作解释，使信者澈见所信

的合于理性,而不背于理性,超于理性,而非逆乎理性。所接受的题材,是由信仰供给的,不是自己造作的。近代的神学中有些学派昧于宗教的性质,既要讲宗教,后要搜集合于科学的题材;所以在各种宗教里找寻公有的基本事实,在人类的宗教经验里追求宗教的实体,所索得的是人文,而不是启示。于是乎拒绝启示,专讲经验,绕了很远的圈子,所得到的只是无实性的,主观的,不是由上帝启示的所谓之宗教。这种宗教,异乎基督教的本质,同乎人文主义,自然主义,虽仍基督教之名,却已不是基督所垂示,使徒以及历代教会所信从的真际了。基督教的内包既已空虚,宗教的依托,信仰的热忱,也就因须依恃人力,而至冷落凋零。人文是不能代替宗教的;宗教之所以为宗教,原是因人不能自力出罪恶,得成全,须要超乎人生、超乎自然的上帝来救度,所以须要启示,须要救主。自由主义的神学,单位教<sup>①</sup>的理论,新自然主义的讲解,只能归结于人自己。我们可以接受他们的批评与学术上的贡献,不能随从他们的误解。他们将信仰当作理性,理性当作信仰,漫无限止,昧于真实,把下金蛋的神鹅宰了,还想天天得金蛋。在于我们,神学不走他们的路子,先接受启示,然后作解释。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综起来说,即是基督,即是我们的题材。起点是宗教,是信仰,是接受。

其次,我们讲基督教的思想,讲神学,并不是在真空中讨生活。我们有我们的背景,有我们的环境。我们住在中国,住在中国,有中国的文化背景,有中国的社会环境。作讲解,一方面要与这文化背景发生接触,与这社会发生联系;一方面要说明基督教自身的性质,补充中国文化的亏阙,供给社会的需求。中国的文化,是农业社会的文化,在思想理论与生活态度上都很接近自然。中国人大

都相信人类只有这个现象世界,以及世界上的芸芸众生,除却了这世界与世人,更没有超越的真际。所谓理、性、天、道、法、都是与形式、物质合而不离的,也都是内在的,不是超越的。任乎自然是中国的大道理。老百姓依地为生,靠天吃饭,耕田作农,娶妻生子,天生天化,在承平的时代自得其乐,在战乱的时节听天由命。大人先生们挂着儒家的招牌,抱着道家的态度,其上也者还是志于道、依于艺,其下也者还是升官发财。到了今日,表面上都改了样子,骨子里依然满含着道家逍遥游的精神,儒家无可无不可的情态。这样的人最会自诩优容的大度,实收浮漂的细利,对于宗教最不在乎,对于宽大的自由主义,科学式的自然主义,艺术化的人文主义,理性化的学问主义最能兼收并蓄,五体投地地投降;而对于讲启示的基督教最不能领悟。他们自己最迷信,最会崇拜自手所造的偶像,却最不会领受超自然超人生宗教的真实,最不容易相信人格的上帝。自信不迷信的人是最迷信的,也是最怕迷信,也是毫无任何信仰的。可是现在中国文化崩溃了,种种社会制度解组了。基督教在中国倒有了良好的机会,一则因为人比从前稍微谦卑些了,稍微要寻求信仰了;一则因为基督教碰到共产主义强烈的对抗了。文化是不怕矛盾的,基督教是不怕反抗的,艰难的当前正是新文化,新信仰的开始。所以基督教尽可以讲与中国文化中国民族性相冲撞的启示,将强有力的新血液注射到中国人中间去。基督教所有的是中国所没有的,以有加于没有,当然不必惧怕矛盾与冲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讲启示了。

基督教的启示,是上帝自己所说的话。上帝一说话就是创造的表显;所以讲启示必先从创世起,必先提到创世论。读者听了这句话,不免要有点诧异,但请略为忍耐,慢慢地看下去,自然会知道

其中的缘由。我们先要问,上帝什么时候开始作启示,开始说话的。回答是在创造世界的当际。我们若又问:上帝什么时候创造世界?回答是没有什么时候。上帝自存而永存,不住在时间之内;不变不易,真性长圆。上帝是创造的主宰,即永远长恒是创造的主宰;他既是永远长恒的创造主,我们当然想不出有上帝而没有被造的世界。难道被造的世界与上帝一样地永远长恒么?是,也不是。第一:上帝长恒,无时无空,不入于时间,不限于空间,不旋转于时空。其静也为永恒的本体,其动也为创造的诸相;创造的行为发生受造的万有,万有本身旋转而为时间,万有殊相互立而为空间,万有含蕴于时空,时空实现于万有。相互相转,变化迁易,而人莫可见其端倪。创造的行为乃是一个奥秘。上帝永恒,永恒者不变不易,而不变不易者为一切变易的主宰。所以上帝永恒,所造的万有不永恒;上帝为主,万有为上帝所遣使,虽有上帝,即有万物,由主与非主而观之,却依然是上帝永恒,万有不永恒;万物不与上帝并为永恒。上帝长有,万有不长有;上帝无始终,万有有始终。上帝则起初如此,现在如此,永远亦如此,世世无尽。万有则此时如此,彼时不一定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不一定如此。上帝自足,万物不自足;上帝自由而自存,万有则依赖上帝而得存。上帝万能,而不能不为上帝,不能不永为上帝。上帝万能,却不能违反自己的本性,不为上帝,即违反自己的本性,所以万能而不能不为上帝。但是上帝为创造之主,不能使自己变易,乃能使所造的万有变易。上帝超时空,万有不超时空;人不能说上帝有始,不能问上帝起于什么时候,却能想万有有始终。万有之始,为上帝所始,万有之终,为上帝所终。不变不易,如何使万有有变易,无终无始,如何使万有有始终。人的智力有限,理知有穷,所以说须凭信仰,又所以说一

能统殊,全能使矛盾为综合,综合于神化之中,是谓奥秘。全能本非人所可知,本为奥秘,全能之能,能使相反者相成,相远者相近,相背者相接。这些话,并非虚构,若必欲找根基,则请看自己。人即是矛盾的综合,因为人是一是多,是同是异,是独是众,是常是暂,是恒是变,是绝对是相对,是自由是必要,诸凡矛盾,合于一生,如何合一,大智莫之知。莫之知,而又为事实,即是一个奥秘,奥秘原是长有的,平凡的,可使人惊异,而不足以为骇怪的。然则,我们说上帝永恒,万有不永恒,可以不说时间而知先后;上帝在先,万物为后,世界非泛神之神,而上帝为独一无二超越的创造的主宰。上帝不测,万有亦不测;上帝不测因为常,万有亦不测因为无常。常者无以测其神妙,无以测其渊深。无常者,虽有定则,虽有规程,而只能识其大概,不能决其必然如此,必然如彼,明日必然出太阳,世界必然无止境,人生必然有如此如彼的结局。万有是一个大不测,万有之内,无有自定自由的实在,必倚乎上帝的旨意与作为。我们问上帝永恒,在什么时间创造世界;我们思想所及,只能回答说上帝不在古时创造世界,不在将来创造世界,只在无前无后,不是时间中的现在之现在里创造世界。由人的话可说之处而言,只有说上帝无时不创造世界。在这一刹那中,上帝创造。在无量数的刹那中,上帝创造。上帝若止息创造,万有即要烟消而水逝,星散而云尽,归于乌有了。耶稣说:“我父作工,直到如今,我也作工。”所谓安息日,乃是为人设立的;上帝永无止息。

再进一层,我们要问上帝怎样创造世界。《圣经》里说:“上帝说,当有光,就有了光。”(《创世记》一章三节)上帝创造是用他自己的话。又说:“太初有话,话与上帝同在,话就是上帝。这话太初与上帝同在;万有是借着话创造的;凡创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

话创造的。”（《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三节）又说：“主的言语正直，主的一切作为，尽皆诚实……天因主命而造，天上万象，也由主噫气而成……因为主说有便有，命立便立。”（《诗篇》三十三篇四至九节）上帝用自己的话创造世界，就是用自己创造世界，上帝就是话，上帝的话就是上帝自己，上帝自己就是上帝的话，《圣经》里说：话就是上帝。我们再问，一句话如何便是创造呢？我们不能完全答复这个问题，因为创造的化工是超乎人的经验的；我们却又可以不完全地答复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稍微有创造的经验。上帝用话创造，上帝自己又是话，所以上帝用自己创造。上帝不用材料创造，所以我们不能解释创造，因为我们创造必须用材料。上帝之外，并无材料。古昔的神学家以为上帝创造世界，使有出于无，又说有不能出于无，惟无出于无。他们碰到了难题，没有想到上帝用自己创造世界，并非有出于无，并非无归于无。上帝不用材料造世界，而用自己造世界；在用自己创造这一端上，我们可以讲，因为我们也用自己创造。我们固然用材料创造，没有纸笔墨砚我们不能写文章。我们的能事是使有关系的东西断绝了关系，例如使金离沙，使铁出土，使不发生关系的东西发生关系，例如使玻璃为灯罩，铜丝作电线，其他的物件成这样那样，合成一盏电灯。这是用材料，这是用材料的创造，是我们的创造，不是上帝的创造。但是一篇文章，有我自己在里头，一幅画图，有我自己在里头，任何一种制作品，无论大小，无论简单复杂，都有人们的心思智慧在里头。倪迂作画是写他胸中的逸气，人们欣赏他的枯笔淡墨，不能不见倪迂在画里；杜甫独立苍茫自咏诗，人们诵其名句，不能不睹其中有乾坤一腐儒。读其诗，可以想见其为人；观其书，可以接触其为人。人自己就在他的作品里。这样，上帝用自己造物，我们也用自己造



物；上帝用话造物，我们也用话造物。话是思想情绪意志趣向的表达，即是自己的表达。上帝用自己造生命；我们有限量，但也用自己造生命。男女媾婚，阴阳交泽，而生子女，均多少是自己的开展，多少像自己，肖自己。化工虽神妙，我们也稍微懂得一点儿。

上帝的话，就是上帝自己，话成肉身，就是无形无象、无声无嗅、无始无终的上帝有形有体地、充充满满地住在耶稣基督之内。基督是上帝的话，上帝用话创造万有，即是上帝用基督创造万有，也即是基督自己创造万有。经上说：“他曾立子为万有之主，又曾借子创造诸世界。子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象。”（《希伯来书》一章二至三节）经上又说：“他是不能看见的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万有之先。万有都是靠他创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有形的、无形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靠他创造，也是为他创造。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歌罗西书》一章十五至十七节）然则上帝创造万有，是上帝全能的施舍，自己的给予，本身的牺牲。上帝自己开拓出来，成了世界，自己表显出来，成了基督。创造是基督的活动，是圣子的作为。我们看见了世界，便看见了上帝的神性与永能；我们觉察了内心，便瞻矚了上帝的妙慧与恩慈。所以保罗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又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观察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罗马书》一章十九、三十节）上帝的话是自己，又是自己的理性，彰而明之，就是圣子，吾主耶稣基督，表而出之，就是万有的法律，众殊的规程。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万有之则，众生之规，在耶稣基督里成了一个集中点。这样，自创世而成身，由造化而为世，是一贯相承，一线相延的上帝的作为。